

## 丁宝桢手订《年谱》稿本考录

郭其程 普伍胜

近日,我们对济南市图书馆所藏的丁宝桢手订《年谱》进行了整理与研究,现把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 一、作者及稿本情况简介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生,光绪十二年(1886)卒,终年六十七年。咸丰三年(1853)进士,历任编修,湖南岳州、长沙等府知府,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诚”。他一生为政清廉,勇于任事,积极参加洋务运动,曾因智杀太监安德海而轰动朝野。

该书高29.5厘米,宽17.5厘米,每半叶8行,行19字,全书58叶,约1.37万字,记止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六,虽是未完稿

年譜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  
先府君年  
先太夫人年  
四月二十八日辰時生於平遠州牛場鄉老屋  
大兄恩顯公年十五歲 兄少穎悟工楷法臨池  
學書日可八千字年十七為州學生時平遠州牧

平遠丁寶桢手訂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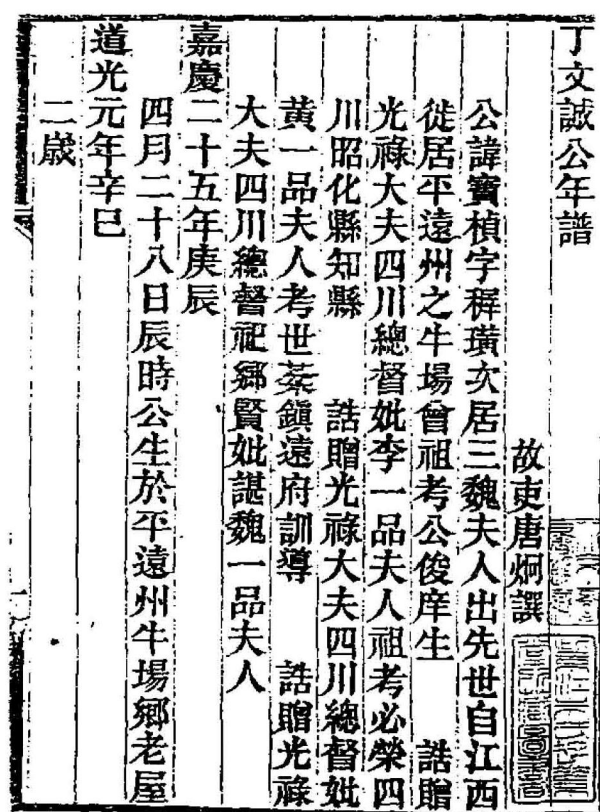


图 2

本，但因谱主卒于第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相隔仅四个多月，故仍可视作全谱。此谱因系谱主亲自手订，所记多为其亲身经历，故资料较详实可靠。（图1）

遍查年谱著录，《丁文诚公年谱》只有一种，系公故吏唐炯编著，最早收入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成山庐稿》卷十二。（图2）该谱虽较为完整，但较之稿本则可见不足之处。唐氏所记多根据史料追述，34岁以前几无记载；而手订稿本正可补其不足：从4岁发蒙开始读诗、书，到母丧居乡期间，变卖

家产召募乡兵平息当地战乱，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也正好补史料之不足，为我们了解丁宝桢青少年时期的情况和当时的科举制度及其在苗疆几年战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谱主丁宝桢，虽无曾国藩、李鸿章之盛名，但作为同朝大臣，当时在黔、湘、鲁、川等地人人皆知，有关他的历史事迹和种种传说，均有不少史料加以记载并广为流传，对他的研究各地也一直在进行中，如山东、贵州等地对其故居的保护，川菜、鲁菜中的名菜“宫保鸡丁”等等。手订本年谱作为地方文献中的珍本，它的发现，将为我们研究丁宝桢提供第一手材料，有关人员现正加紧整理，拟将手订本年谱和唐炯本年谱两相对照，再参阅有关史料，出版一部新的丁宝桢年谱，为完善这段历史做出一点贡献。现把已经整理出的鲜有记载的丁宝桢42岁以前的部分资料（有删节）呈现给大家，以供研究之需。

## 二、丁宝桢的求学时期(1-34岁)

在《清史稿》和其他有关丁宝桢的正史资料中,34岁以前几无记述,或只是寥寥数语的出生籍贯介绍。在唐本《年谱》中,也只有:18岁,湛夫人来归;22岁,长子体常生;23岁,赠公选授镇远府学训导;24岁,补廪膳生,中本省乡试第二十名举人;27岁,教授州城从游11人;34岁,会试中式二百二十四名贡士,殿试二甲十一名,朝考一等二十七名改庶吉士,请假回籍等简单介绍。而在稿本《年谱》中对每一年都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先府君年 。先太夫人年 。四月二十八日辰时生于平远州牛场乡老屋。大兄恩显公年十五岁。兄少颖悟,工楷法,临池学书,日可八千字。年十七为州学生,时平远州牧易公凤庭,广西知名进士也,兄往谒,一见甚喜,暇辄延接讲经史,三年文思大进。公方期其远到,乃降年不永,戊子遂歿。二兄立如公年十一岁。兄性刚,豪迈不羁,少时不喜章句,绝留心时务,厥后都匀等处贼围卒赖以解。虽不竟,所施梗概略可观也。

道光三年(1823) 四岁,始发蒙,读诗、书经。

五岁,读《周易》、《周礼》,始开讲《诗经》,夜读《史记》一篇,必熟。

六岁,先府君命读《朱子大全》,并读《四书》朱注,又夜读《汉书》一篇。

七岁,始讲授《大学》、《中庸》、《论语》,因读《集注》并课韩、苏文。

八岁,始学作诗,四韵,以风筝命题,限一东韵,首一句云:忽地因风起,高明仰太空。纸鸢频作伴,画虎俨称雄。读《孟子集注》,夜读《庄子》、《离骚》。

九岁,始作文,题为“从我于陈蔡者”一句初作起讲,先府

君谓意思甚好,命试续作提比。

十岁,文始成篇,先府君命自今作文,专习名家,勿学时墨,坏文品。

十一岁,始作赋及唐律、古今体诗。

十二岁,读《左传》、《礼记》,始学古文。

十三岁,始应州考,取列长案第三名。

十四岁,始应院试,予与大定府学徐君矩淳年最幼,学使陈铁桥先生恐不能文,面试顷刻艺成,甚嘉奖。天寒围炉,焚卷面几半,学使深为惋惜,且慰予曰:“好好读书,总角能文,毋患不早达也。”

十五岁,看《朱子纲鉴》及《文选》各书。

十六岁,读书如旧。

十七岁,学使贾亮才先生以古学取予优列,录入新案第三名,正场题为“而好古”三字。

十八岁,始应本省乡试,夫人湛氏四月来归。

十九岁,从王达夫先生读,命加意作文及学钟、王字法,日书二纸,不准间断。

二十岁,应本省乡试,荐而不售,是年以恩科作正科,题为“今吾于人也”二句。

二十一岁,应本省乡试,是科以正作恩,又荐不售,题为“君子学道则爱人”一句。

二十二岁,读书作文如旧,五月长子体常生。

二十三岁,仍读书作文,是年,先府君选授镇远府学训道,七月赴任。

二十四岁,以一等第一名补廪生,应本乡试,中式第二十二名,举人。正考官龙公元禧,广东人,副考官王公桂,江苏人,同考官余公汝本,浙江人。十月,长女生。

二十五岁,赴京会试,荐而不售,仍回籍。

二十六岁,复赴京会试,未荐,仍回籍,从游。

二十七岁,始设教于州城之文昌阁,从游者十一人。七月,次子体勤生。

二十八岁,是科会试未赴,仍于文昌阁设教,获隽者四人,补廪生者二人。

二十九岁,设教如旧,获隽者二人。

三十岁,解馆闲居乡间,复请予设教,不许。

三十一岁,复进京会试不售。七月,丁外艰,时在镇远府学署。先是自京师归,沿途患疟,至镇远犹间日一发,久不愈,遂值先府君艰,乃知天之以疾困予,欲留侍先府君数月也,不然,病一瘳即促令归矣。是年八月,由镇远扶柩回乡,安葬于本境平寨之青山口。十一月,三子体静生。

三十二岁,是年在籍守制。

三十三岁,十月服阕,计偕北上。

三十四岁,会试中式第二百二十四名,贡士,题为“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一章。总裁为礼部尚书徐公泽醇,军机大臣邵公棠,工部侍郎潘公曾莹。房师为武公兴绪,号为宝轩,直隶人。殿试二甲第十一名,朝考一等第二十七名,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八月馆课取列一等第一名,授武英殿协修。九月告假回籍省亲。十一月十七日,丁先太夫人艰。十二月二十四日,安葬于祖塋后四里之薛家寨山。

### 三、自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九年亲历贵州平乱

丁宝桢在籍省亲期间,适逢当地战乱,百姓苦不堪言,而朝廷又无力应对。于此,公“破家急难,率众义起”,平息战乱,还百姓于安宁,深得民意,屡获朝廷褒奖。然此间数年战事,以前均不见记载,成为历史之空白。唐炯《年谱》专门附按云:“公治军事初与蒋公约,往来以函报,公又不自记,故数年战事,莫可得详云。”如当初唐

公能见到手稿《年谱》，当不会写此按语，徒留遗憾了。稿本《年谱》把这几年战事，详细记录下来，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实乃一大幸事。

三十五岁，丁忧在籍。遵义杨泂洗反，烽火渐及。平远承平日久，民不见兵戈，一旦闻乱，举场惶惶，无以为计，惟相率避匿。时庶祖母年八十一岁，余四五幼孙相持哭泣，予自外归，夫人湛氏谓曰：“君读书男子，忍见举场亲族流难，不思设法安置，他日为官亦如是也？”予默无以应，沉思良久。忽四弟旋问曰：“何忧思之深也？”予告以合家避贼之苦，思安置之。四弟曰：“此众人事，兄何不谋之，且族中特选、伦选、士选诸兄，及表兄杨朝隽、戚兄王应乾，皆可与议者。”予出访之，则均已携家去矣，急遣仆追之。至晚乃归，谓曰：“公意云何？”予曰：“避寇，非计也，当思所以御之。”皆缄默不敢言，惟杨九兄大声曰：“今日之事惟弟言是听，但军费无出，不可不预计。”予曰：“军费请先毁吾家。”众曰：“众人事，何忍累一人？”予曰：“使贼至家岂吾有耶。”议遂定。次日，率乡子弟谋团练，设防守，予办军务自此始。十一月，杨泂洗逸出桐梓，嗣大定，各属警报时闻，不遑安枕矣。十月，四子体成生。

三十六岁，杨泂洗扰及黔西州，距平远仅八十余里，距牛场又五十里。而近益散赏募勇，得乡练八百人，设防平远属之姐葫芦河渡口，督练者武生杨宝琳表兄，不久撤回。于是，土匪蹇三三等谋应杨逆，予属杨兄仍前驻扎，自筹军饷继之。蹇三三等见乡兵复往，伏不敢动。有屠户余姓及黔西大盗刘保保济贼盐米，擒之。而后渡河与杨逆遇，连战三日皆捷，生擒逆首杨老大王、伪将军史八千岁等九人，送臬司福公斩之。杨逆既败，窜扰贵阳下游八寨厅，平远遂安，练勇亦遣散。六月，安顺普定属大河十三寨狃逆复起。吴眉生亲家德溥为普定令，往剿不利，威宁副将兵亦溃散，贼势猖獗。吴君闻予破走杨逆，约往

援,并为予筹饷。予辞不往,诸父老以密迹予乡劝予行,乃复募还旧部。越日,师次普定大桥,桂君蕊香年十七来投效。予告以兵凶战危拒之,不获已。复命其父谕止之。是夜,蕊香竟来,父亦寻至,言此子执意从戎,愿得隶麾下,遂为录籍。厥后下游各处,屡立战功,为一时名将。吴君请予驻师城中,备言贼悍,不可轻敌。予锐意前进,乡导举人黄君玉珂偕予往。行三十里至旧城,适威宁副将以兵溃,遇与语移时,予急令练总周国泰黎明开队,以副将新败气馁,命于后策应。行甫六七里,贼前队至,予督军急行,远望予部王鸿钧、宋景山等已乘势冲贼。贼方抗拒,忽见予军,遂大败,走平武。鸿钧、景山分三路穷追,予遂营于平武之左山,使人招副将,则已闻贼远遁矣。天将暝,予命鸿钧、景山及安顺投效之毛经历鹏翎等,隔三四里而营,以防贼扑。次日辰正,贼果来扑。予见迤右山下一红衣狃目指挥多人度地置炮,命杨正邦表兄火枪击之,中肋毙。迎面又一红衣狃目执旗呼叱,率众攻营。予以火箭射之,中,焚死。两贼目既殪,余党溃乱,勇皆突前奋击,贼遂不敢交锋,四出逃窜,斩馘数百人。追至杉木窰,群贼踞山死守,围攻半日,乃大呼投诚。予许之,约至平武受降。次日辰刻,牵牛羊负酒来者不可胜数,然虑其挟诈,将强悍者先招入营,勒兵监守,而又待以酒食。于是众贼欢呼罗拜曰:“感激恩威,狃夷不复反矣。”予旋师,又相约送二十里,始退去。至今三十年,全省之夷,靡不反覆,而狃夷帖然,则剿抚兼施之力也。是役也,往返未及半月,平贼甚速。时下游苗教各匪又叛,省城戒严,蒋中丞霁远约予往防。予与中丞本世交,义不可辞,营城外四里许,自此防剿刻无宁晷矣。

三十七岁,贵阳府学附生龙丹山为地方胁逼,反于清水江。省城兵虚饷乏,势已岌岌。黄琴坞吏部方办团练,力请中丞,囑予办贼,诸将咸来请师,期并计日迟速。予曰:“二月朔日

出兵吉,至旋师不过十三日耳。”诸将皆有难色。初三日午正至清水江,累战皆捷,龙丹山众溃,遁藏岩洞。访之土人,洞虽险峻,然有曲窾可通。乃令我军多实秦椒于洞口,举火焚之。十二日巳刻,逆果不支,皆大声疾呼,愿出降。予许其投诚,但生擒龙丹山及其党众百三十余人,献俘省城。中丞委员讯供毕,皆拟斩,已缚至南门外,将行刑。适予归,见之,知为昨擒者,急止之。入白中丞,命覆讯,仅斩龙丹山及首乱数十人而已。五月,贵定县之铁厂堡,苗教各匪上窜。予出省督办,大战浪波河侧,贼犹相持。夜令众军蓐食厉兵潜出,贼卧方酣,我军直前,斫墙入,贼惊起,不知所为,遂大败,歼贼无算,铁厂堡平。八月苗逆又围攻平越,予闻报即欲往援。中丞因闻贼众,恐予军单不敌,约至省相商,以云南都司褚克昌为予副属,益募勇千余人。予以褚都司所部惯战可用,新募之勇无饷难恃辞。中丞力任筹饷,予乃募勇千五百人,合之旧部,得二千八百人,益以褚营,盖四千余人矣。议方定,而平越待援急。四弟以予不在营,督队前进。至马场坪,贼麇集,四山皆满,且抵我营墙而阵。弟开炮轰击一日许,贼不退;令周国泰等竭力御之,马场河小桥毙敌千余犹不退。计自八月二十八日巳刻至九月初一日申刻,历三昼夜,始得收队休息。弟遂积劳得喘疾,而平越州城竟赖以全。

三十八岁,苗逆复攻平越,州牧率士民赴省,请予往援。二十日至平越州城,二十二日营于老燕山。时州属之摆郎摆酉等苗咸叛。因与褚都司谋,先破郎酉各寨苗,获牛马辎重甚多,附近皆安。乃令桂蕊香督团首刘文魁办清平等处,自率褚都司会于鸡场河,分道进。三月初二日,予偕褚往,桂蕊香已渡桥攻破贼寨,夺获伪印旗帜军粮,伪平南王沈大陆等以身逸,穷追至麻哈州城始返。予亦克复阳老场,遂拟复清平等县。沿途草深林密,绝无径路。晚至大风洞,登高了望,一片荒凉而已。次日

乃旋师。是役也，杀贼二三千人，贼不敢窥平越者将一年，予亦获休息焉。初，都匀府属都江、丹江等苗俱叛，围攻府城年余矣。知府鹿公丕宗与在籍陕西藩司陶公子俊等竭力守御，城赖以完，贼犹四路断我援师。鹿公子以蜡书募死士，间道达省城求救。中丞商于予，予曰：“应援。”中丞辞以兵饷缺，且平越贼甫退，尚待安抚，奈何？予归与仲兄议，兄曰：“是诚宜救，但平越州境粗安，弟今一摇足，贼必变，不如我往援，而弟以间筹饷继其后。”予曰：“然。”乃定议六月二十日出省，以四川都司张正纶副之，沿途转战。抵马尾河，望见城垣，贼犹来阻，大战乃退，直抵城下。鹿公、陶公先后追城出入营，相见备言贼众且强，年来战守艰难状，意欲延兄入城，且言城中粮足支五月。兄曰：“增入吾军则仅支二月矣。吾为救援来，敢以无粮累公及百姓乎？”乃营于城外。思因粮于贼，夜获贼谍三人，遂知贼中顺天营粮最足，枫香营次之。与张正纶议，五鼓往劫，张以我兵新到辞。兄曰：“正为我兵新到，出其不意，必得志。君阻贼援，可乎？”张许诺。五鼓，军皆饱食直往，斫贼顺天营，壮士许大、何俊等叱吒先登，贼果张惶奔窜，斩杀数百人，夺获贼粮。时城中米价甚昂，因此遂落，斗米仅钱八百，惟盐价犹贵。适云贵总督恒公春来办贵州军务。恒公本不知兵，又任用私人。甫来黔，予告以黔贼难办，公宜坐镇省城，居中调度，不听。七月出居贵定，一切倚任陈得功。会都匀有警，公欲使功归于陈，遂撤鹿公任，使石竹生知都匀府。石又与陶公不协，官绅交恶。既退之，贼复乘隙来攻。八月朔日夜半，府城失守，鹿公阖门殉难，惟令嗣滋轩中丞获免，陶公亦全家殉焉。初四日辰刻，予在省闻报，愤甚，即请中丞特参恒公刚愎自用，致郡城沦陷。中丞难之。初，仲兄来函言，恒公檄调都司张正纶守骨洞，力阻不得，匀城将不得救。中丞又以平越空虚，属予约仲兄旋省，都匀遂陷。恒公仓皇无策，知黔贼难办，因借徇乱，避回云南，未及一月，自

缙署中，亦可悯矣。然猖乱从此始，历二十五六年乃平，中更督抚十余人，全省糜烂，盖亦有天数焉。

三十九岁，三月，土匪贾复保何二强盗等由贵定窜扰平越属之瓮安，踞玉华山，筑垒固守。玉华山者，平越险要处也。中丞以二贼著名骁悍，嘱予往剿。三月初十日，由平越拔队行至玉华山后，见孤峰峭立，复有之字弯环十三曲，惟山顶平坦，其后一大山屏蔽，势难仰攻。山左里许有小山，形类梅花，土人呼为五作梅花，乃营其上。攻之月余，不能克，更置大炮，屡试皆裂，计无所施。忽得贼谍讯，知贼从间道出掠粮，予因令练勇急攻。遥闻山上妇女嚎哭声，知贼巢果虚，悬重赏募死士督攻益急。自辰至未，破贼四卡。甫攻第五卡，敌大队回顾，拼命死守。山既奇险，路不盈尺，傍山行稍失足即落岩下，下系大河。予知仓促难破，收队返营。时天色已暝，幸无伤折，贼已旋去。八月土匪扰开州，予往救之，至则贼窜水银洞等处，焚烧各寨，团绅晏君阵亡，贼势亦炽，欲攻杂佐。杂佐场者，省城盐商云集，颇饶富，贼心艳之。予谓无杂佐，省民皆淡食，不可不援。二日师次杂佐，夜宿场中，贼尚未至。闻炮声不绝，练勇哨探，则土匪作乱，将劫盐商，谋应贼，遂部勒营伍，急捕之，斩二十余人，乃定。次日，众商来谒，言将避贼。予曰：“尔等避贼，予保尔盐，盐交予，各给印票为据，如被贼掠，十偿五，可乎？”众欣然允从。数日贼不敢至，盐亦获全。众议每商谢予盐三千斗，以担军食，力却之。次年二月，复进省，遍地皆贼；上游各府未经蹂躏者，亦为贼扰。予以孤军往来兼顾，疲于奔命矣。黄白号匪寇遵义，太守吴眉生亲家仍请予往办，以省城有警不果行。四川提督蒋玉龙率带川兵四千余人、川勇五千人来援，营于偏刀水，屡为贼困，求援省城。蒋中丞意欲予往，予集诸将，议谁可援蒋提督者，桂蕊香起应命，予应。所部不满五百人，贼且逾万，如欲必往，须增师。桂固辞，遂以孤军行，越三日，予派勇二

千继进,令与俱,桂仍遣回。既至,营于将军之前十里,地名岑头盖,与贼相持十日。贼见师锋甚锐,不敢犯,而蒋竟撤归,桂营粮路遂断。众议孤军久驻,饷必绝,不如暂退,徐图进剿。桂曰:“某出兵六七年,未尝战败,亦决不因贼众我寡而沮。今无故退师,不可。”众力求之,不得已,乃还行六七里,忽大呼曰:“我终不愿退。”仍策马反奔入旧垒,遂被贼戕;部勇夺其尸而归。予闻报至,哭尽哀,食不下咽者累日,因书死伤勇额以惋之。蒋中丞据实入奏,得旨报可。蕊香一文(略)。是年七月二女生。

#### 四、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战事

丁宝桢41岁,调任湖南岳州府知府,此后为官行事,多有记载,但在岳州与太平军之战,本谱记载较为详细,亦可补史料之不足。

四十一岁,正月,简放岳州府知府。时中丞蒋公已谢世,接任者为刘公源灏,年老不堪军事。藩司海公瑛深以为虑,不愿予行,乃请于中丞。中丞曰:“丁君以书生入词林任军事八九年来,勤劳至矣。贵州无饷给,无兵援,固独特丁君以无恐;然湖南亦关紧要。若强留之,使不得赴任,丁君纵不辞,吾属能无愧乎?”藩司语塞,又以欠予饷十数万,仓卒无出为难,中丞曰:“试与丁君商之。”越日,中丞谓予:“散勇需饷甚多,库款支绌,奈何?”予曰:“但得五六百金,足遣散矣。”中丞欣然以语藩司,遂给五百金。予携至营,集将弁,谓之曰:“遭时变乱,与诸君辑资制器械,召诸子弟捍卫乡闾,赖诸君协力同心,军声日以起。当路倚重,增兵馈饷,转战攻剿,虽所向克捷,而艰苦万状。于今十年,死者已矣,予与诸君幸无恙。今予被朝命,行将与诸君辞,然库款支绌,无以给欠饷,仅得五百金,为诸君旋里资。诸君徒手归,予何以慰诸父老?”则皆曰:“公行矣,公毁家纾难,吾辈亦以义起。且公素无毫发私,今库款实绌,敢怨公乎?某

等亦请从此辞矣。”予闻之，泣数行下。次日相约送予一程，予挥涕谢之曰：“诸君忠义，异日当相见。”众皆跪泣，揖之起，于是络绎回籍，无一人滋事者。盖给饷之少，撤遣之易，军兴以来，未尝有也。予以三月二十二日起程，九月到湘。时粤逆石达开窜扰湖南上游，抚军翟公诰，欲令予督军往御。川督骆文忠公尚在湘，问予愿行否。予曰：“上宪既委，焉敢辞？”骆公谓湖南之勇镇箠最强，然不易约束。予即募练镇箠人，厥后破走石逆，深资其力。湖南平。次年五月，旋师至常德，均遣归里。至今镇箠人曾从予军者，犹思往日甘苦与共，皆感慕不置云。

四十二岁，发逆四眼狗陈玉成由金陵上窜，湖北南岸十二州县尽陷。贼踪距岳州府城仅四十余里，知府桂君盼予接篆，日坐小舟，往来鹿角，为避贼计，不敢入城。六月抚军檄予赴任，予抵岳郡。居民四散，在城者仅巴陵令张君善祥与城守而已。予以府城空虚，率张君赴各乡劝民团练自卫；张君复传集各绅筹防御。予告以城宜坚守，断无听其自破之理；且湖南近年召募乡勇，所向有功，焉有敢战于他省而怯斗于本乡者？皆曰：“府城失守四次，由官先去，民故随之。如公祖言，敢不尽力？”予乃下令妇女幼弱者老皆避去，年四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助城守。苦无枪炮，寻于文庙前，掘地得吴三桂所铸大炮数百尊，试之皆可用。民喜曰：“此天所以赞我太守也！”咸有固志矣。予乃稽户口编列成营，以兵法部勒躬自点验，得八十余营，命分驻凤皇山及府城各要隘，以于城陵矶驻二十营以断发逆上窜之路。于是枪炮声彻夜不绝，俨然一重镇矣。旋闻贼掠沿江民船几千余艘，水陆并进。予意府城当洞庭之冲，贼上犯用舟师，我非舟师，不能遏。计滨湖渔人，监利巴陵华容宁乡安乡等处，不下五六千户，复以营制部署，各给灯笼二，火枪二，巡锣一，旗帜一，昼则业渔，夜则归港，画地分守，咸尊约束。半月之后，水师布列满湖矣。贼闻防堵甚密，回窜江右，合境获安。

八月初三日,湖北肃清。九月予行部至,乡民皆箪食壶浆,争迎恐后。十月调补长沙府,绅民攀留不得,即行,至十二月始就道,民犹依依,阖城祖饯,民情可见,感之故易易也。

同治元年(1862),43岁,正月到长沙府任。同治二年(1863),44岁,正月补山东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授山东巡抚。光绪元年(1875)授四川总督,直至病逝。其间兴水利,平捻军,办机械局,参加洋务运动。稿本《年谱》除在山东初期记载较详外,其余则以奏稿内容简记,资料不如唐本《年谱》详细,于此可两相参阅,亦可参阅公之另一著作《丁文诚公奏稿》。由此,对丁宝桢的生平行事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详细全面的了解,若能在此基础上尽快编成新的《年谱》,对我们研究丁宝桢及那段历史,无疑将是一重大贡献。

稿本《年谱》前附有赵国华的题词并钐有两枚闲章,题词介绍了国华公为撰丁公墓志阅读手订年谱的心情和感受。据史料记载,现存丁公在济南之墓志铭(碑已佚,只存拓片),原文并非阎敬铭撰写,实为赵国华代写,《清代碑传全集》有记。赵国华(1838—1894),清直隶丰润人,字菁衫,同治二年(1863)进士,在山东任知县,光绪间擢署按察使,善诗文,有《青草堂集》存世。阎敬铭(1817—1892),清朝邑(今陕西大荔)人,字丹初,道光进士,同治初为山东巡抚,曾为户部尚书,与丁宝桢同为赵国华上司。题词的存在,更加显示了稿本《年谱》资料的真实性和它的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济南市图书馆